

株

ZHUZHOU RIBAO

神农周刊

2025年12月21日 星期日

乙巳年十一月初二

第24209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

连续出版物号

CN 43-0005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揽胜东阳湖

欧阳跃

“江涵秋影雁初飞，与客携壶上翠微。”当秋风摇曳出漫山红遍，当南飞的大雁划破高旷的蓝天，这秋高气爽的时节，最是登高揽胜的好时候。邀上三五好友，去茶陵东阳湖领略那如画的山水，杜牧笔下那份旷达的心境，便在这青绿之间找到了最好的注脚。

东阳湖湿地公园，这颗罗霄山脉深处的明珠，静静地躺在井冈山、炎帝陵与南岳三大名胜的环抱中。从茶陵县城出发，沿犀城大道向东驱车半小时，洙水电站的大坝便赫然入目。仰望而去，百余米高的大坝仿佛一尊沉默的巨人，双肩挑起苍穹，气势磅礴，令人未入其境先感其威。

车行山间，公路如丝带般在烟云缭绕中蜿蜒上行。那巍峨的大坝像是在玩“捉迷藏”，在崇山峻岭间时隐时现。每一个转弯，大坝都呈现出不同的姿态：云雾弥漫时，它像是一位披着轻纱、绰约起舞的少女；阳光洒落处，它又化身为一位甲冑鲜明的卫士，守护着这方秘境。待登上坝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“高峡出平湖”的壮美扑面而来。整座东阳湖宛若一面镶嵌在群山腰部的明镜，将揉碎的蓝天、漂浮的白云与连绵的青山尽收收纳，美得让人恍若步入阆苑仙境。

晨曦微露，湖面漂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薄雾。微风拂过，涟漪轻泛，阳光在水面上洒下细碎的金子。借着升腾的氤氲，那一湖碧水仿佛有了呼吸，灵动而富有生机。两岸层峦叠嶂，古木蔽日，山涧清泉叮咚作响，似乎在低吟着古老的传说。这山与水的交融，洗净了尘嚣，即便真有蓬莱瑶池，怕也不过如此。

沿青石砌成的仿古小径步入码头，登上“东阳湖号”游轮，这才是真正“人在画中游”的开始。游轮溯水而上，湖面随山势时而宽阔如海，时而狭窄如巷。行至深处，转过一脉青山，眼前是一片更为浩瀚的水域。最奇之处莫过于湖中那近百座岛屿，它们星罗棋布，岛上苍松翠柏郁郁葱葱，远望去如同一座座翡翠灯塔，为游船指引航向。倒影入水，虚实相生，几分清晰几分朦胧，让人分不清这究竟是现实，还是梦境。

这些岛屿，本是电站蓄水时，高耸的山头被湖水环绕而形成的奇观。它们有的像母亲怀里的婴儿，依偎在湖水的怀抱；有的则像挺拔的脊梁，撑起湖面的辽阔。山在湖里，湖蕴山中，这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，丝毫不见人工斧凿的痕迹。

听导游说，这些岛屿未来还将开发出更多文化旅游景点，船上的游客们无不露出神往之色。当游轮掠过一座密林覆盖的大山，李白笔下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快意瞬间涌上心头。东阳湖或许没有鄱阳湖的浩渺，洞庭湖的富庶，但它自有独领风骚的钟灵毓秀。它既有茶陵人那种“牛”一般的狂野豪放，又不失江南女子般的细腻婀娜。

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我却在想，当年徐霞客游历茶陵时，若能见此胜景，想必他的《游记》里定会多出一句：东阳过后不游湖。”



东阳湖一隅



庄严巍峨的炎帝陵景区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洙水万古流——谒炎帝陵记

范文章

谒罢黄帝陵，身为炎黄子孙，心中总还存着一份未了的牵挂——那便是南下三湘，去拜祭我们的另一位始祖，炎帝。

借着一次三湘游历的机缘，我踏上了这片红色的热土。当车轮滚滚向南，窗外的景色由北方的雄浑转为南方的秀丽，我的心也随之沉静下来，准备去赴一场跨越五千年的心灵之约。

(一)

未至炎陵，先读史书。临行前，我翻阅史书典籍，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始祖的归宿。关于炎帝的葬地，古来众说纷纭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言之凿凿：“炎帝崩，葬于长沙茶乡之尾，是曰茶陵。”晋代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亦云：“帝葬于长沙。”而宋人罗泌在《路史》中的记载则更为详尽精准：“炎帝葬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。”

当我真正伫立在洙水河畔，凝望那滔滔逝水时，古籍中冰冷的文字仿佛瞬间活了过来，化作了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悲壮传说：上古之时，炎帝误食断肠草身亡，灵柩溯流而上，原本要安葬于资兴的“坠阳”之地。然而行至康乐乡，骤雨狂风，孽龙兴浪，欲将灵柩卷入水底。上天震怒，降下霞桥镇压孽龙，龙身化作了今日的白鹿原，护佑着始祖的长眠。

这段传说，给眼前秀美的山水抹上了一层神秘而苍凉的色彩。这里曾是古“茶乡”，因林谷间多生茶茗而得名；又因天子长眠于此，故名茶陵。南宋嘉定年间，析茶陵县置今炎陵县，炎帝陵便坐落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，受万世景仰。

(二)

出县城向西南行十五公里，便是皇山。历史的烟云曾一度遮蔽了圣陵的容颜，直到宋乾德五年（967年），宋太祖赵匡胤依梦中神人指引，遍访名山，终于在白鹿原寻得炎帝陵家。自此，立庙守陵，禁樵护林。那段“飞香亭”的佳话更是流传至今——相传庙会之日，正值清明，赵匡胤亲临祭，驻蹕于“天使行台”。当晚，夜色如水，忽见一片奇异的树叶随风飘落案前，顿时满室生香，沁人心脾，久久不散。太祖称奇，命左右随从四处寻找这生长奇叶的神树。随从们寻遍山野，却一无所获，只得惶恐回奏“神树已走”。赵匡胤听罢，并未责怪，反而望着那片奇叶感叹道：“神树虽走，奇叶长留，此乃吉兆啊！”遂御笔亲题“飞香”二字，下诏在行台右侧建起了一座“飞香亭”。

自此，炎帝陵香火重燃，绵延不绝。明清两代，每逢国

家大典，朝廷必遣高官专程前往告祭；州府春秋两祭，从未间断；至于四方百姓，更是络绎不绝，顶礼膜拜。那缭绕在白鹿原上的轻烟，寄托了无数苍生对先祖的新愿。

(三)

我迈着凝重的步伐，走进了这片曾经金碧辉煌、如今浴火重生的圣地。

自宋代建庙以来，历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，炎帝陵早已形成了一组气势恢宏的古建筑群。奉圣寺的钟声、胡真官祠的香火、时祭公馆的喧阗、崇德坊的肃穆，共同构成了陵区的庄严气象。虽然1954年的一场大火——这似乎是历史的黑色幽默，火神祝融的后裔竟遭祝融之灾——将千年古庙化为废墟，令人扼腕叹息。但所幸，借由老照片和后人努力，今日之炎帝陵已依原貌修复，风骨犹存。

大殿设计独具匠心，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最高规制。整体建筑依山势而建，五进院落层层递进，循循而上，仿佛一条通往天际的朝圣天梯。

第一进为午门，庄重威严，门内丹墀开阔，两廊之下，历代帝王将相的告祭文碑琳琅满目，石碑上的每一个字，都是历史的注脚。

第二进为行礼亭，这是昔日天子特使与黎民百姓整理衣冠、肃立朝拜之处，站在这里，似乎能听到千百年来衣袂摩擦的窸窣之声。

第三进为神农殿，分为前后两殿。前殿正中，供奉着炎帝金身塑像。他口含绿叶，手持菽粟，目光慈悲而深邃，保持着播撒五谷、尝草救人的姿态；后殿则祀赤松子，据史书记载，这位上古巫师曾是炎帝的神药师，与之相伴千古。

第四进为墓碑亭，亭中矗立一通巨碑，上刻“炎帝神农氏之墓”七个大字，笔力雄健，气势磅礴。

第五进即为陵墓本体，高大的封土堆被青石环绕，苍松翠柏掩映其间。

置身其间，只见绿树与红墙交相辉映，黄瓦与白云亲密接吻。飞檐流丹，似欲腾空而去；画栋溢彩，如在画中游。这静谧中蕴含着不可侵犯的庄严，这庄严中又包容着炎黄子孙对这片圣地无限的向往与依恋。

(四)

拾阶而上，每一步都仿佛跨越一道历史的门槛。当我走完这“五进”院落，肃立在墓碑前时，时空仿佛在此刻凝固。

侧耳倾听，陵山的阵阵松涛中，隐隐传来金戈铁马的响鸣，那是历史长廊的回响；俯首凝视，洙水的层层波浪中，似乎能辨出先民前行的足音。在这里，我不仅仅是在祭拜一位帝王，更是在阅读一部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史。

如果说，我们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“人”，延续的是古猿的血脉；那么作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人，我们传承的正是炎黄的魂魄。史载炎帝“人身牛首，长于姜水”，他“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”，教民耕种，让先民走出了茹毛饮血的蒙昧；他“日中为市”，开创商业，让天下货物各得其所；他更以身试药，“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”，一日而遇七十毒，只为解救苍生于疾苦。

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！“神农憔悴，尧瘦黑，舜黧黑，禹胼胝。”我们的祖先并非高居云端的统治者，而是身体力行的劳动者。炎帝总结出的“民为邦本，食为民生”的智慧，如同一轮不落的太阳，至今仍高悬在华夏文明的天空，温暖着亿万子孙。

想起曾游历“华中屋脊”神农架，那里流传着炎帝搭架采药、误食断肠草而牺牲的传说。如果说教民稼穡展现的是炎帝的“大爱”，那么舍身尝草则彰显了炎帝的“大勇”。这种为了族群生存而自我牺牲的精神，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。

(五)

站在炎帝陵前，我仿佛听到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宏大交响。每一个音符，都激荡着我的心潮；每一缕微风，都吹拂着历史的尘埃。

在中国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，繁衍在大地上的众多部落终于汇聚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。长江与黄河，恰如两条巨龙，盘桓在神州大地，吸纳宇宙之神韵，吐哺文明的精华。溯其源头，炎黄二帝当为慧根。黄帝肇启了黄河文明的厚重，炎帝开启了长江文明的灵动。这两面大旗，在中华大地上呼啦啦地飘扬，召唤着普天之下炎黄子孙，凝聚起不朽的中华魂魄。

此时，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满陵园。收回飞扬的思绪，步出炎帝陵，只见三湘大地，恍然寥廓，气象万千。

经过历代修整的炎帝陵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嵌在湘东的锦绣山河之中。环绕陵园，味草凝芳、石龙鼓馨、春秋雨霏、芳洲春晓、晓阁烟岚、禽鹿和音、空梓洞明、虬张灵凤、龙潭鱼跃、异树飞香……这“炎陵十景”，每一处景致都附着一串美妙的传说，每一处山水都流淌着古老的诗意。

洙水缓缓向北流去，不知疲倦地将这些传说传递给四方八方的炎黄子孙。

我相信，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炎黄子孙，心里都会被这洙水泛起轻轻的涟漪。那是先祖炎帝深情的怀念，而那涟漪激起的串串漩涡，一定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无尽的追思与回味……



西山脚下的醴陵烈士陵园，陈觉和赵云霄的铜像傲然挺立

株洲往事

西山之痛

马铁钢

西山不峻，却以骨为脊；石阶不长，却以血为阶。拾级而上，足底微颤，并非因高，实因重——那重，是几百级台阶所承载的千钧魂魄，是青石缝里渗出的未冷丹心，是碑林深处无声奔涌的、灼烫的静默。

阳光如金箔熔铸，倾泻于一排排碑额之上。左权、蔡中熙、宁调元、朱克靖、张挹兰……名字如星斗垂落，在光中浮升、凝定、熠熠生辉。他们不是被镌刻在石头上，而是从石头上长出来的——石是冷的，魂是热的；字是凿的，气是蒸腾的。醴陵儿女的脚步年复一年踏过这山径，鞋底沾着釉下五彩的泥土，衣襟拂过紫云英初绽的幽香，他们来了，又走了，可目光总在碑前久久驻足，仿佛不是凭吊，而是归省；不是告别，而是重认血脉里那一脉未曾断绝的烈性。

而就在那光最盛处，一座碑赫然矗立，双名并列，如并蒂莲开于烽火焦土：“赵云霄 陈觉”。字迹深峻，刀锋犹带未散的凛冽，仿佛刻碑者不是匠人，而是以胸膛抵住锄柄、以心跳撞锤音的战士。它不单是铭文，它是两颗心在历史断层处撞出的回响，是爱与死在时间悬崖边拉出的、一道不肯愈合的亮痕。

我伫立良久，忽而目眩——眼前光影流转，竟裂开一道幽邃的罅隙；那时的莫斯科郊外，白桦林飒飒作响，皑皑白雪映着一对年轻恋人相视而笑的清亮眼波。在莫斯科中山大学，她还叫赵云霄，他也尚未冠上母姓“陈”。他们是同志，更是爱侣，在《资本论》的油墨香与伏特加的清冽气息中，共同探讨着一个民族的新生。她指尖翻动书页的微弱，是他耳畔最温柔的国际歌前奏。青春本该如此，眉宇舒展如初春柳絮，眼波澄澈似加尔湖冰裂初融。那爱情，因共同的信仰而淬炼成纯金，未经历世打磨，已自带光芒。

然而，历史不许谁擅离会长久。1927年，大革命洪流遭遇倒春寒，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中国。他们本可留在苏联，却毅然选择在1928年初逆流回国。那不是还乡，是奔赴一场早已预知的风暴。我仿佛看见，在某个寒窗弥漫的码头，他为她裹紧大衣，执手登船。彼时，云霄腹中已有一个微弱的生命在悄然萌动，像一颗初生的星辰，在暗夜子宫里，与母亲一同校准奔赴信仰的轨道。那短暂的相拥，是诀别前最后的体温交换，更是将一生的承诺，压进了家国命运的洪流。

归国后，等待他们的是长沙冰冷铁镣与阴森的囚牢。1928年10月，陈觉被捕，就义前一日，他在狱中昏暗的油灯下，写下那封字字泣血的绝笔：“云霄我的爱妻……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，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。我们虽然死了，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……”这哪里是遗书，这分明是一份宣言！以最柔软的“爱妻”起笔，以最决绝的“牺牲”为骨，中间横亘的，是革命者对个人情感最悲壮的提纯与升华。

不久，赵云霄亦被捕入狱。在冰冷的牢房里，她忍着剧痛诞下一名女婴，取名“启明”。启明者，长夜破晓之星也。她以自己日渐衰弱的残躯为烛，以最后的生命余温为光，在阴霾的微光里，为女儿写下最后一封信：“小宝宝，我不能托你长大了，望你好好长大，以继我志……”字里行间，是母亲最柔软的牵挂，也是战士最刚毅的嘱托。1929年3月26日，距陈觉牺牲仅五个月，赵云霄从容赴死，年仅23岁。

然而，乱世中的一株新苗，何其脆弱。这颗被母亲寄予了无限希望的“启明之星”，在被送回醴陵老家后，未及周岁便因病夭折。一家三口，竟以这样惨烈的方式，在另一个世界重逢。那两封绝笔信，成了他们留给世界最后的爱情绝唱与信仰宣言。最深的痛，是连泪水都来不及风干，便已凝成盐晶，深深嵌入了历史的肌理。

历史的硝烟散尽，我重又立于西山碑前。俯身细看，在“赵云霄”的名字旁，竟有一道极细微的光滑刻痕，非刀斧所为，倒像是无数后来者的指尖，在无字中一遍遍摩挲、描摹那个被时代骤然截断的名字时留下的印记。这反复的触碰，是一次次无声的确认，一道道血脉的接力。风吹过碑林，松涛阵阵，恍若无数声轻唤：“云霄……云霄……”不是招魂，而是誓言：你们从未走远，早已化作我们呼吸里的钙质，脉搏里的节律，瞳孔深处那束不灭的微光。

是，你们的“启明”，其实从未逝去。她不在某座冰冷的墓穴里，而在今天醴陵陶瓷科创园那折射着万道霞光的玻璃幕墙上；在沅山脚下那随风起伏、浩瀚如海的油茶林碧波中；在深江书院琅琅书声与少年们敲击编程键盘的奇妙和声里。昨夜，我走过醴陵的解放路，一群中学生正举着平板电脑，用AR技术扫描陈觉故居的门窗。刹那间，全息影像中的青年陈觉立于门内，白衣胜雪，目光灼灼，向着眼前这群穿校服、新时代的“启明”们，颌首微笑。那一刻，时间坍塌，生死弥合，悲怆的弦上，竟震荡出清越而昂扬的回响。

西山之痛，痛何如哉？它恰似醴陵的釉下五彩瓷坯，在入窑前，匠人以指腹反复抚平每一道细微的气泡，那专注与执着，本身就是对破碎最沉默的抵抗。痛到极致，是筋骨再生；悲至深处，是锋芒淬出。云霄与陈觉的痛，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；他们的死，不是句号，而是省略号——后面紧跟着的，是无数“启明”的破土、拔节、抽穗、与怒放。

下山时，暮色四合。回望西山，整座山峦已沉入温柔的靛青，唯独那座双人碑顶，仍固执地衔着最后一缕夕照，金红如血，炽热如初。

云霄，陈觉——你们听见了吗？今日醴陵，渌水澄明，映得见云影天光，也映得见你们不曾老去的年轻脸庞。这渌水，这瓷都，这满城烟火与书声，正是你们当年以生命写下的序章，而我们，是续写者。

启明未逝，英魂永在。

这山河，正以你们命名的方式，日日新生。